

副刊 天鹅



三江平原稻海神韵 摄影/吴树江

壮美的三江稻海 (外一篇)

□王爱文

种水田比种旱田辛苦。刚过完春节,勤快的农民兄弟就开始搭建秧棚。四月中旬,给种子裹上包衣,经过浸种催芽,稚嫩的种子胚芽钻出了稻壳。此时,大棚里的黑土也已化开,苗床准备就绪。当大江跑起水排,吃过鲜美的开江鱼,农民就开始整地泡田。大块的稻田浇满水,远远望去像一面无边的大镜子,波澜不惊,亮得发白。作为最早把阳光迎进祖国大门的地方,大约三点钟,太阳就钻出了地平线,带出满天霞光。连绵的水田倒映着满天的霞光,将红彤彤的大太阳夹在上下两片彩霞之间,天地混融,大气磅礴,令人瞩目。

到了六月,稻苗长高,嫩绿的稻海出现在人们面前。宋代诗人杨万里描绘夏日的西湖美景,写下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名句,给人的感觉是西湖很大、很美。但西湖只有六十平方公里,和这里的稻海相比,就有点小家碧玉了。用“无穷”“接天”这样的词汇来描绘三江平原的稻田,才不显得夸张,因为“接天禾苗无穷碧,沃野千里稻花香”就是实景实情。微风吹来,绿波荡漾,一只只白鹭、白鹤在稻海里飞起落下,不时传来高亢的鸣叫,让绿色的大地更显辽阔。

近几年,绿色有机农业蓬勃兴起,减化肥、减农药成为趋势。鸭稻田、蟹稻田大量出现。在鸭稻田里,你会看见毛茸茸的小鸭子们欢叫着在水里嬉戏,快活地吃着野草、虫子、小鱼儿。鸭粪自然肥田,稻田就变成天然养殖场。水养鱼、鱼养鸭,鸭养稻,正所谓“稻”心耕耘,“稻”法自然。善营销的农民还在田里安上摄像头,全天直播稻田美景,让客户提前订下自家的水稻田块,并在手机上远程监督绿色有机作业过程。千里之外市民看着自家在稻海里的“自留地”每天的变化,这种直观的感受,让更多的人成为水稻及鸭子的潜在消费客户。

入夜,皎洁的月光给稻海披上银装。微风吹过,稻叶摇曳着相互摩擦,发出轻轻的沙沙声。这时的稻海也是青蛙们展现歌喉与生命伟力的巨大舞台,它们各显神通,比赛似的引吭高歌,彼此吸引,昼夜忙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劳作一天的农民看着茁壮的秧苗喜上眉梢,听着蛙鸣,喝着几口小烧,期盼着丰收。

兴安岭大森林四季都是如画美景。春之花海怒放,夏之绿波浩瀚,冬之洁白无暇,都让人难以忘怀。但我最喜欢的是秋天。尽管这个季节来去匆匆,人们感觉上的秋天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像夹在漫长的冬夏之间的一个过门儿。用东北人的说法,秋天是个“短脖子”。世界上小的往往是美好的,短暂的往往是珍贵的。短暂的秋天浓缩了一年中最丰富的色彩、果实和情感。

我喜欢秋天的多彩。植物多样性是大自然色彩的基因库。位于北纬46度至50度之间的小兴安岭,比之于北美和欧洲同纬度地区,植物种类是最多的。110多种针阔树木和上千种其它植物使得这块土地在季节变换的时候色彩斑斓。秋风吹来,各种草木就开始精心打扮,披上盛装。水曲柳、胡桃楸、黄波罗们把叶子染成淡黄色;桦树、杨树、落叶松们把叶子染成金黄色;橡树和榆树们把叶子染成橙红色;最招摇的要算五角枫和山葡萄们,它们把叶子染得鲜红。除了落叶松,针叶树的叶子是四季常绿的。但到了深秋,它们也会绿出个性来。深绿甚至发黑的是红松,浅绿泛黄的是樟子松。冷杉的树叶则是绿中泛蓝的。随着秋意的加深,树叶的颜色不断地改变着,就像上帝的调色板在五彩斑斓中变幻着魔法。加上少女皮肤般雪白的桦树枝,壮汉胳膊一样褐红色的松树干,大森林里的颜色多得发炫。

我喜欢秋天的多产。收获的季节来到了。放眼往树上看,硕大的红松

九月下旬,小鸭子长大了,螃蟹长肥了,稻穗低垂接近成熟了。此时的稻田已经由鹅黄转为金黄。秋风吹来,稻浪从天边滚到脚下,带起一阵稻香。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开镰了!高大的联合收割机排成行,被割过的稻秆露出湿漉漉的茬口和底部的叶子,金黄的稻田又变回绿色,而稻谷颗粒已经被收集在车斗里。成熟的稻香与稻茬底部清新的禾香相互激荡,让人陶醉。

三江水稻品质好,名气大,其中最有名是星火稻。星火是佳木斯近郊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县,是这一带最早种水稻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朝鲜族同胞种水稻,东北地区著名水稻产地一般都是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方。捏起几粒星火大米近观,颗粒饱满,亮晶晶的;对着光照,呈半透明状,绝无裂痕和白心;凑在鼻下细嗅,有微微的甜香;用来煮饭,满屋香气飘逸。盛上一碗,吃起来香软筋道有嚼头,不用菜也可吃下一大碗。

三江平原四季变幻的景色吸引了无数观鸟人、摄影家和旅游观光客,许多地方也成为网红打卡地。聪明的农民搭起了高高的观光塔,在田间架起了木栈道。通过稻田里紫稻和白稻间作,让田里“长”出巨幅图画。秋收后,农民就用秸秆编成各种动物,码放在地头。大地上的巨幅图画和草编作品尽管粗糙,但其气势的雄浑霸气却是画框里的作品难以比拟的,让人从视觉到内心感受到冲击和震撼。旅游业巧妙地融入农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营销和农民增收。

肥沃的大平原由于过度耕作一度出现了黑土层流失。为了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先后停止了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天然林采伐,严格保护湿地,用江水替代地下水灌溉,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黑土源头。国家还鼓励休耕和秸秆还田,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让黑土地得到了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业兴起。相信我们子孙后代的饭碗可以端得更牢,碗里的中国粮会更加安全、香甜。

塔沉甸甸地压弯了树头,颗颗饱满的橡子点缀在橡树梢上,偶尔还能看见树枝上雪白的猴头菇。美丽的花楸树枝上缀满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果子。再往下,是灌木丛中急着涨开外皮的榛子。灌木丛下面,各种蘑菇拱出了草地。森林盛宴隆重开张了。大森林的果实或者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或者成为松鼠、野猪、黑熊、梅花鹿们越冬的口粮。

我喜欢秋天的多情。深秋的大森林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它的美丽和诚实。当森林果实结成的时候,新生命的胚胎已经孕育成型。在慷慨地赠送给人类和动物之后,剩下的果实作为新生命的种子将被冬雪深藏,为开春的勃发积蓄能量。伴随果实的落下,树叶带着彩妆,跳着婀娜的舞步深情地飘落,用自己的躯体尽情地包裹树根,然后化为泥土,完成了对根的反哺,成为种子的营养。

秋天的大森林用积攒了一个生命周期的全部精神在树干上画出了一个年轮句号,向哺育她的阳光和大地作了完美的谢幕。至此,大森林完成了一个圆满的轮回。

枫树叶变红的时候,白头翁们飞走了;落叶松变黄的时候,燕子们飞走了;落叶飞尽,雪花飘来的时候,大雁、野鸭们也飞走了。这些鸟儿父母带着满堂长大的子孙,飞到南方越冬去了。明年春天冰雪消融之际,他们将回到阔别的家乡孕育下一代。那时,伴随种子的发芽,新叶的萌生,小兴安岭大森林部落一个崭新的生命周期将重新开始。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分别发源于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兴凯湖。她们吸饱了大森林、大湿地提供的养分,跨越千山万水一路向北向东奔流,最终交汇于华夏东极。三条大江相拥的过程中冲刷、沉淀出了美丽富饶的三江大平原。

这是一片神奇的黑土地。世界上有三大块黑土地,分别是欧洲的乌克兰大平原、美洲的密西西比大平原、中国的东北大平原。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三江平原成为东北平原中黑土层最厚、有机质最多的地方。曾经“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在部队转业官兵、知青和本地乡亲们几十年的辛勤劳作下,被改造成了“棒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的北国鱼米乡、中华大粮仓。

实和情感。一年中最丰富的色彩、果实和短暂的秋天浓缩了



小兴安岭秋色 摄影/邵国良

大森林之秋

一本童话的打开

□艾苓

进园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像两片叶子滑进童话,一本童话书正缓缓打开。

盛夏的午后,高大的松树一同发力,将暑热挡在外面,空气湿漉漉的,鸟啼声声,松脂的香气飘飘荡荡。我们人住的木屋,就散落在五营森林公园的松林里,这片木屋的名字叫“绿野仙居”。

在木屋中过夜,蓄谋已久。一年前,一个人在伊春的秋天里旅行,第一站就是五营森林公园。当天早上七点多,我第一个入园,工作人员穿着棉大衣出来检票,一个人走在林间,前后无人。有的地方立着木牌:注意前方,有熊出没。

我正猜是吓唬人,突然听见嘭的一声,身上吓出一层冷汗。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最后在栈道上看见一枚松塔,它就是声音的来源了。松塔很大,松子已被剥空大半,剩下的少半被松脂裹紧。抬头看见林间的身影,松鼠们好像忙着秋收,我剥下剩余的松子,放在栈道上。后来看见这几间森林木屋,怦然心动,我没有走进

任何一间,但知道定会再来,和爱人或者朋友。

有朋友嘲笑我的计划:“那儿的蚊子一定饿惨了,你是想搞慰问吧?”美女方不嘲笑我,她听了我的计划,跟我一拍即合。我们预订的是联排木屋,干净整洁,共用的卫生间可以洗澡,最想不到的是:这儿没有蚊子!

我们去餐厅晚餐,那里门窗全开,没有纱窗的遮挡,林中的风穿堂而过,我们衣袂飘飘。问老板:为什么看不见蚊子?老板解释:这片全是松林,松脂驱蚊。栈道上的灯亮了,球状的照明灯随着栈道弯弯曲曲,可以放心逛。偶尔遇到三三两两的人,说话都轻声细语。我突发奇想:“要是在小木屋里听雨,会怎么样?”方说:“一定有趣。”

话音刚落,雨丝飘下,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或许是怜惜我没带雨具,雨丝飘一阵,停了。夜半醒来,方在那边睡得极安静,我在床上浮想联翩。这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松树,有棵红松已经五百多岁,还有一棵七百五十高龄。若有树精,它一定喜欢住这儿,这儿有它的老

朋友。或许,我们白天看到的哪棵树,就是树精变的。

悄悄走出木屋,松树梢上露出淡蓝的夜空,弯月隐在薄薄的云后,午夜的森林清凉,舒爽,悄无声息,木屋在松林中睡着,松林在朦胧月色中睡着,弯月在夜空中也睡着了。我这个贸然闯入者,邂逅这一幕满心欢喜,想用开一切光脚起舞,又怕惊扰了他们,只好静坐在木屋前,静坐了许久。

早晨五点多,沙沙的声音由远及近,窗前静立的小枫树忽然枝叶摇曳,真的,真的下雨了!听着雨声,美女方落泪了,我也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么真切地听雨了。雨珠从叶间、从檐上飘落,先是雨声,后是雨线,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或许担心行程受阻,方后来问:“雨不会一直下吧?”我安慰她:“吃早饭的时候雨就停了。”

还不等吃早饭,雨果然停了。我那时不知道自己正在童话里短暂停留,说出来的愿望都能实现,否则我还想说:我要带走唤醒我的鸟鸣,带走响水溪的水声,带走一捧这里的空气。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